



第九十期 · 2019年2月 每月中旬出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吉祥

青楓：新春期間，我們都說一句祝賀話：「如意吉祥！」實在很有意思，特別那個「吉」字，好話真不少，譬如大吉大利、吉慶滿堂、吉人天相等等，這個「吉」字都會給我們一個吉慶洋洋的感覺。從字形來看，我們可以感受到這個「吉」字充滿歡樂。對了，為何這個「吉」字的寫法是「土」字加個「口」的？它本身有什麼含意嗎？

修智：我們的漢字有一個很大特色，很多時會是從文化以及社會風俗等方面結合起來的，譬如這個「吉」字，「土」代表什麼呢？士人、士大夫、有識之士等，這個「土」字便有它的代表性，最少它也代表了有正

確認識之人，用現代說法，就是「正人君子」。引伸開去，正人君子之言，不就是吉利之言嗎？所以，「吉」字很自然地是「土」與「口」兩字的組合。

青楓：我見有些人寫這「吉」字，上方是「土」字而不是「士」的，是不是兩者相通呢？

修智：我們不妨翻查字典，「吉」與「吉」實際上是兩個不同字。《俗書刊誤》：吉，從士出言也。從土，非。吉，別音。《說文解字》：善也，從士口。《字鑑》：从士夫之士，从口，俗作吉，非。《隸辨》：吉，從士從口，非從土也。吉，上從土，音「確」，諸碑書士為土，故吉亦作吉，



亮麗的紅燈籠

新春期間，很喜歡在寺院的大雄寶殿內觀賞。觀賞什麼呢？除了令我們看着滿心歡喜且肅然起敬的佛像外，一些紅燈籠的亮起，是多麼的美麗！

一排排內裡有燈光照亮的紅燈，是善信們的新年祈福點燈。在寺院內祈求什麼呢？除了個人身體健康、合家平安之外，我看到不少祈福之言說的是祝願世界和平！祝願大家如意吉祥！祝願減少紛爭！……這些祝願語是當下廣大市民大眾的心聲。

無從土者。可見寫作吉，乃書法藝術以美觀角度而矣。倘要正確理解含義，還是以從土從口的「吉」來理解吧！

青楓：經大和尚這樣引述，那更清楚！人人都祝願吉祥，我們如何才說得上真正的得到吉祥呢？

修智：這也是關乎佛經裡說的因緣果報。有因才有果，不是此因也不會有此果。經文裡有一句話也好說明，這話是「蒸沙成飯」。蒸沙可以成飯嗎？沙不可能成飯，只有米才能蒸成飯。因此，我們便說「沙」不是飯的因，所以蒸沙不能成飯。同樣道理，我們要有吉祥之果，便須種吉祥的因。土口為吉，土為君子，即是聽君子之言、行君子之道，才是吉祥之因。這正行正道，不就是佛經裡說的「八正道」嗎？

青楓：正是，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正念、正定。好好地修行這八正道，就是真正的吉祥。

修智：吉祥這個「祥」字，也像「吉」字一樣，從字形結構上，便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何謂「祥」。我們都知道，在古代，「羊」是善與美的象徵。所以「善」與「美」兩字都是把「羊」字放在上方。再者，還有那個「羨」字、「義」字以及「羣」字都是羊字部首的。「羣」字把君子之君字，放在羊之上，更突出了這個字的用意。既然「羊」是善與美，而示字呢？這是古代祭祀祈福之意，則這個「祥」字的意思便很明顯了。

青楓：是呀，用這個「示」字作部首的字，幾乎都含有這意思，「祭祀祈福」都是「示」字部首，其他如神、祖、社、祠等等，都是示字部首的。所謂吉祥，便有暗示我們以正人君子的態度來祈求善與美，這就是吉祥，很有意思。

請參閱《妙法》第82期《法句經吉祥品》



觀想

「生之喜悅」，不在乎你有萬貫家財，也不在乎你是否什麼兒孫滿堂的。喜悅的心情，源於你對生活的態度。

有天，我在妙法寺園林內行走，一位善信跟我打招呼，然後他說：「這段日子，看不到多少特別的花朵，看到的多是茶花、杜鵑花、炮仗花。」

我說：「欣賞花草樹木，一叢叢地聚生起來固然很好看，但如果我們細心地、細緻入微地單獨去觀賞一些花朵，你同樣會被它的美態吸引的！」我隨機拍下這朵透着亮麗光彩的朱槿，它的白、黃、紅配合得多好看，深綠的大葉把這朵花烘托得更形突出。讓我們慢慢地觀賞，便會感悟到不少生之喜悅。

萬紫千紅

有句詩曰：萬紫千紅總是春！
是的，每看到花朵，無論是單獨的一朵還是一叢叢、一堆堆地聚

生起來，那總會聯想到一個「春」字。

我們走在這城市，走向這石屎森林的每一個角落，總是有一份壓迫感，這是高樓大廈林立，車往車來，人來人往的擠迫。有時我們看到路旁有些花草樹木，心裡頓然歡快起來，不必理會這是什麼花，也不必理會花兒被車輛揚起的塵土弄得「灰頭灰臉」，陽光下，看它們燦爛地盛放，我們便感受到那份生的喜悅。無論是什麼樣的環境，生的喜悅就是我們的原動力。



稽首一切出世間 三界最尊功德海
智火能燒煩惱垢 正覺我今歸命禮
稽首能拔生死嶮 普竭憂惱貪癡海
破彼塵勞罪業山 我今歸禮妙法寶
稽首一切佛稱讚 八聖道行作莊嚴
無爲禪定漸圓明 我今歸禮聖眾寶
內宮寶藏諸樓閣 金玉摩尼種種光
真珠瓔珞廣莊嚴 百千天人恒遊履
若得安居天界中 修嚴佛寺獲斯報
信心歸敬於三寶 給施財帛精舍中
受彼人天快樂已 當得涅槃寂滅果
精舍年深多摧壞 重修嚴飾供佛僧
常獲快樂住人天 亦得涅槃寂滅果
若於精舍施園林 座具衣服湯藥等
復遇惡世饑難時 施彼眾生飲食物
如是而獲無邊福 及得智者七聖財
消除一切惡道苦 永受大富無窮盡
諸佛如來行住處 若人到已生恭敬
承事供養兼聞法 深信修學依戒行
當獲廣大無邊果 譬如大海渺渺深
以器較量算不及 福德因緣亦如是
若人修建於佛殿 寒熱風雨不能侵
最先獲證寂滅法 圓滿一切隨意願
若人塑畫於佛像 憂惱疾病得解脫
復得生天勝妙身 大智吉祥及尊貴
若人重修於佛像 當得堅牢無病身
長壽色力諸相圓 後得涅槃寂靜樂
憂惱諍訟皆滅除 勇猛辯才人稱讚
調伏諸根而策勤 一切莊嚴眾所敬
若人修諸佛像等 遠離過失得生天
富貴端嚴眾所欽 一切福德皆具足
破損塔廟若重修 彼人無病身圓滿
一切世間可愛果 種種隨心皆具足
若造佛像及佛塔 形量至小如麥粒

不唯天上與人間 決定爲王受快樂
有色無色生亦爾 富貴無邊不可量
當離生老病死苦 究竟菩提佛果圓
若於塔廟安舍利 及畫佛像而供養
得彼智光極大地 善逝淨妙佛富貴
安住無邊眾生界 同入平等無相性
若於寂靜山峯上 安置佛塔及相輪
形量可如指節許 當生一切人天中
端嚴大富色力安 後作三十三天子
若人以手開佛塔 當獲富貴及具足
身體光潔心柔軟 多知性淨無瞋恨
若有智者行檀度 施佛塗香及白檀
恭俱摩等種種香 當獲廣大可愛果
若人信佛生歡喜 持妙香花及音樂
種種供養佛如來 生天而感金寶池
以彼池蓮細香藥 遍身霑惹而澡浴
曼那吉爾水清淨 入者塵垢自然除
波濤流湧噴香冷 寶岸紅蓮周匝開
天等觀斯恒適意 給施佛僧得此報
如是功德不可量 是故諸經結頌讚
名衣及上服 施佛及施僧 後生天界時 最上天衣香
青黃種種色 百千摩尼寶 而用作莊嚴 富貴而無量
快樂亦無邊 獲斯勝妙果
若人生世間 而得作國王 具足諸色相 上妙繒綵衣
種種殊勝香 隨身恒受用 皆因施佛衣 成就如斯報
若有生天界 種種寶莊嚴 身挂珠瓔珞 頭戴寶玉冠
耳環及腕釧 如是富快樂 施佛莊嚴具 獲天勝妙果
若作大國王 身相廣嚴飾 瓔珞摩尼珠 玎璫聲響亮
亦是三寶田 布施莊嚴具 智者清淨心 施佛花鬘等
天上及人間 恒獲於快樂
復生後報中 成就七覺花 復生天山地 而爲帝釋主
與彼諸眷屬 遊嬉於園林 種種花供養 而獲如是果
琉璃真珠寶 金銀青綠等 莊嚴於繖蓋 團圓如滿月
若王若大臣 而用覆頭頂 如佛說此因 施蓋獲斯報

解脫貪憂惱 無病恒安樂 復作世間王 亦是施蓋報
 若於佛塔廟 布施於幢幡 當作天輪王 世上無能勝
 遠離一切罪 於諸眾生中 而爲於上首
 恒得人供養 若人於塔廟 布施鈴鐸等 不生罪惡地
 常得梵音聲 若人作伎樂 琴瑟鼓吹等 供養佛聖賢
 令聞心適悅 當獲天耳根 莊嚴常清淨 復得金剛慧
 摧壞煩惱山 若發信喜心 以妙色香味 種種美飲食
 供養諸佛等 當生天界中 眷屬同寶座 以摩尼寶器
 食天上妙饌 饑饉刀兵劫 永不生其中
 若人以飲食 供養聖賢眾 當生人天中 美食常豐足
 種種而最上 智者恒敬愛
 若以美妙食 施彼出家者 常獲富樂身 辯才而長壽
 色力相具足 施食報如是
 若以慈愍心 施彼甘蜜水 酥乳酪漿等 令彼渴乏者
 飲之獲安樂 亦得如前報
 若以呵梨勒 林藤諸藥草 供施於聖賢 當生人天中
 無病而長壽 恒獲身安樂
 又彼施漿飲 後得生天宮 劫樹花芳盛 所求隨意得
 寶器酒蜜等 眷屬同所飲
 又復於劫樹 能出莊嚴具 妓唱天樂等 悅樂天眾心
 甘露復隨身 施飲獲斯報
 若人設齋食 當得生人天 遠離於貧寒 長命足財寶
 若以象馬等 車乘及輦輿 供施佛如來 當得大神通
 若施鞋襪等 恒生上族家 常有象馬車 永離貧辛苦
 師長等有病 若人懃承事 當於一切處 所求皆成就
 若施座具等 當生於天上 不受苦辛勤 常坐上妙座
 敷設臥具施 生天恒快樂 身相廣端直 無畏人稱讚
 修種雜園林 嚴飾諸屋宅 施人令遊止 身心生適悅
 當招歡喜園 天人遊行處 與諸天女等 嬉戲受快樂
 若於炎熱時 而作陰涼施 當感優曇鉢 尼俱菩提樹
 復後得生天 恒受五欲樂
 井泉及池沼 修飾令嚴淨 濟彼渴乏人 普皆令充足
 後報得生天 或生於梵世 種種受快樂 復證寂滅果
 若以鉢多羅 布施於三寶 當生一切處 富貴而快樂

於彼世間中 尊高德最上 復感諸眾生 恒時而供養
 智者若施刀 當得生天上 智慧極聰利 永不值刀兵
 若人施其針 智慧恒猛利 能斷諸煩惱 證彼寂靜道
 佛說若有人 塑畫於佛像 生於天界中 身體真金色
 清淨光如日 而諸天人眾 天男及天女 恒時而歸命
 若彼智慧人 善能說法施 天上人間生 智德力具足
 恒受於快樂 永離憂悲苦 於其後有身 得證寂滅道
 若彼諸有情 書寫妙法寶 當得宿命智 富貴恒安樂
 而滅一切罪 經彼俱胝劫 不墮於地獄 及與鬼畜生
 若彼有智者 掃灑結壇場 旋繞散香花 恒時而供養
 後生於人間 及生於天上 恒受於富貴 復證寂滅故
 若以長明燈 供養佛賢聖 生彼人天中 三眼常清淨
 慧眼與天眼 及於肉眼故
 又彼施燈者 常得生天上 口亦不瘡癰 耳眼無聾眇
 又彼施燈者 非唯三眼淨 能於正覺法 一切悉通達
 智者若施財 供養有德眾 沙門婆羅門 少施獲多報
 廣得順道財 長時而受用
 又彼行施者 食施畜生類 所獲於福德 而成於百倍
 若以財食等 布施於罪人 功利漸加殊 獲福成千倍
 若施持戒人 福獲千百倍 供養無心人 得益百俱胝
 若人施有學 及彼無學者 所獲於福德 比前而最上
 若施佛如來 當生於天上 大富永不斷 恒受於快樂
 乃至盡輪迴 而證寂滅法
 我集此一切 佛說伽陀經 略明於福報 普令生信受
 假使千光日 吉祥照大地 夜分滿月輝 能開青蓮花
 水天毘沙門 帝釋那羅延 上首諸天等 俱因行施得
 日行於虛空 上下普皆照 能活諸物命 時至亦無常
 帝釋四天王 并及諸天眾 福壽窮盡時 而入死冤口
 憂悲苦惱火 不住被焚燒 是故勸汝等 觀察無常身
 遠離欲渴心 勿耽人天樂 須臾不久長 皆歸於散壞
 我發淨信心 捨離虛幻樂 常詣於佛前 合掌而親近
 以自大菩提 而作解脫主

賢聖集伽陀

花市

每逢一年將盡，人們總會想起那句話——
急景殘年！

恐怕今時今日這句話也不大切合了。在市面上所見，做生意的紛紛換上新裝，特別是花市，年花生意成了「急景殘年的新景」。

送狗迎豬，到年宵市場行行花市。做花農真不容易，天氣回暖，桃花與水仙花開得早，未到年廿八，見到不少桃花已開得燦爛。

見到其中一檔專門售賣盤桔的。嘩，真多，一眼望過去，彷彿見到「吉林」。

「五代同堂」其實是最穩當的年花，它不受天氣影響，買一盆回家放上一個月也可以。



果然是新春好去處

航拍攝影展大受歡迎



妙法寺的新春項目——航拍攝影展，大受歡迎，且受書畫界人士重視，有畫會組團來妙法寺作新春一天遊，吃齋、看展覽。

這個航拍攝影展，展出三十多幅作品，除了香港本土之外，佔上一半作品是邀請內地拍友參與的，其中可謂佳作如林。不僅此也，有不少還遠在西藏及高原、草原地帶拍攝的。有畫友說：看了這次展覽，真是眼界大開，特別是看到那真正正踞高臨的鳥瞰角度拍攝下來，甚具震撼性，且對思考繪畫的創作起了很好的啟發作用，真是一次難得的「新春之旅」。

我們平日旅行，多看名勝古跡，即使是攀上高高的山峯，像登上黃山去，在視野上還有它的局限性，於是我們往往會有這樣的聯想——

如果可以像飛鳥那樣，俯望下去而「一覽群山小」，那就好了。

這想法，在今天以航拍的功能便可以做到。

航拍像飛鳥，航拍也代替了我們的眼睛。



〈霧繞山村〉(浙江省 紹興 新昌 下貝岩) 攝影 - 俞偉勇



〈紫菜養殖場〉(福建省 霞浦) 攝影 - 鄭戈



〈古城雪色〉(浙江省 紹興 西小河) 攝影 - 張斌

有善信看了妙法寺的「航拍攝影展」後說：「我看過不少攝影展，航拍展的專題這還是第一次。它是不是香港首次呢？甚至可能是全國首次。」

是不是首次，不曉得，其實也不用太在意，我們既然決定辦一個航拍攝影展，那就在可能的條件下把它做好就是了！難得得到參觀者的喜歡，今後我們定當努力！

——這裡特別感謝李志榮先生，他為這個展覽花了不少心思，既做聯繫，又親力親為地多番前往深圳晒相裝裱，實在難得；此外，香港幾位拍友也參與布展，包括陳體根、梁惠波等多位，他們也有作品展出，而且水準不錯，尤其是畫意甚濃雲水一色，對繪畫朋友會帶來新的啟悟。



＜冰雪節＞(新疆 禾木) 攝影 - 黃松輝



＜然烏湖畔＞(西藏 昌都 八宿縣) 攝影 - 杜劍揮



＜小舜江水庫＞(浙江省紹興) 攝影 - 何正東



揮

筆迎

春



「航拍攝影展」開幕這天，由於臨近迎豬年的到來，我們特別舉行了一項「不是開幕禮的開幕禮」，邀請了多位書法好手即席揮毫，大寫揮春，這幾位書法好手包括黎國強、郭洪球、伍槐枝、忻元清、梁永基及黃惠芳等，本來本寺書畫部也預留了筆墨，但各人原來「身懷寶劍」，他們都有自己寫慣寫熟的「私家筆」，筆鋒一亮，剎那間一百幾十張揮春寫下來了，引得圍觀者叫好連聲，當然也來一個捷足先登，選取了自己特別喜歡的揮春。

本寺住持修智大和尚，還特為今年的新春到來撰寫對聯。這副對聯，文意對仗，且甚有意思，特邀書法家黎國強即席大筆一揮，寫下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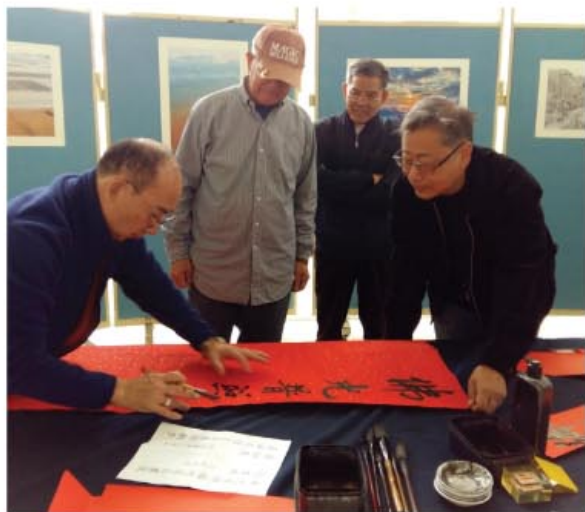
這裡有一段小插曲，陳青楓說：「我們祇剩下一張大紅紙，黎兄，你不能寫錯字呀，一錯便無紙為繼！」

黎兄聽了這一說，頓然「壓力爆煲」，小心翼翼地書寫起來了！嘩，字體準確無誤地寫到最後一個字，我們這些旁觀者不禁拍掌叫好！阿黎抹一額汗。

修智大和尚這副聯對仗，功夫好——

佛光對正法，普照對久住，福增對災消，慧長對障除，晝夜對朝夕，恒吉祥對常如意。

中國文化有很多很好的趣味性，從趣味中增進學習，很有意思。





梁啟超的 佛學觀點

蔡惠明

（原刊於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內明】第一五一期）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號任公，是近代著名的改良派學者。他學識淵博，涉獵廣泛，曾潛心研究佛學。一九二二年，歐陽竟無居士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創講「唯識抉擇談」，學人畢集，如熊十力、梁漱溟、湯用彤、陳銘樞、王恩洋、呂澂等均得列門牆。當時梁啟超在東南大學授課，也隨喜前往聽講，因病中輟，曾給歐陽竟無一信說：

「自恨緣淺，不克久侍，然兩旬所受之熏，自信當一生受用不盡。」此後，他寫了許多有關佛學的論文，見地卓正，深入淺出，頗受當時學林的重視。

梁啟超在一八九五年與康有為等組織「政學會」，主張變法，由「公車上書」得到光緒皇帝的接受。一八九八年，歲次戊戌，光緒下詔變法，

但僅「百日維新」就由於慈禧太后的反對，歸於失敗。譚嗣同等被處決，他和康有為出逃國外。在日本流亡時期，他研習佛學頗勤，曾賦詩以明志，詩云：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世若狂欲語誰？」

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遼闊立多時。」

這正是華嚴行願的發揮。他自退出政治舞台後，在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任教，曾試圖以心理學原著闡釋佛教的「五蘊皆空」之義。由於早年受康有為的「大同書」與譚嗣同的「仁學」的影響，他的佛學觀點，偏重於華嚴的菩薩行與誓不成佛之旨，後來於華嚴、法相兩宗契合，並脫穎而出。

在「論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大」一文中，梁啟超寫道：

「第一，自唐以後，印度無佛學，其傳皆在中

國。……自玄奘西遊，遍禮戒賢諸論師受法而歸，於是千餘年之心傳，盡歸於中國。

其二，諸國所傳皆小乘，惟中國獨傳大乘。……當馬鳴初興時，而印度本教諸人中，固已紛紛集矢，謂大乘非佛說，故其派衍於外國者，無不貪樂偏義。謗毀圓乘。中國人之獨受大乘，實中國國民文明程度較高於彼等之明證也。

第三，中國諸宗派，多由中國自創，非襲印度之唾餘者。……故依華嚴以立教，實自杜順、賢首、清涼、圭峯之徒始也。雖謂華嚴宗為中國首創焉可也。又如禪宗，雖云西土有二十八祖，但密之又密，舍前祖與後祖相印接之一剎那頃，無能知其淵源，其真偽固不易辨。……雖謂印度無禪宗焉可也。然則佛教有六祖始有禪宗，其猶耶教有路德始有布羅的士丹也。若夫天台三昧，止觀法門，特創於智者大師，前無所考，旁無所受，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矣。

第四，中國之佛學以宗教而兼有哲學之長。……佛教本有宗教與哲學之兩大方面，其證道之究竟也在覺悟。其入道之法門也在智慧。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中國人惟不蔽於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學之方面，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學，又最足與中國原有之哲學相輔佐者也。」

這四個特色，恰如其份地概括了中國佛學的特點，是客觀而中肯的。梁啟超還試圖從佛教中尋求改造社會的途徑，他在「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這篇論文中，高度評價佛教之信仰，認為有益於群治。他精闢地提出這樣六個觀點：

（一）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二）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三）佛教之信仰乃入

世而非厭世。（四）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

（五）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六）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並作出結論說：

「佛學廣矣大矣，深矣微矣，豈區區末學所能窺其萬一？以佛耳聽之，不知以此為讚佛語耶？抑謗佛語耶？雖然即曰謗佛，吾仍冀可以此為學佛之一法門，吾願造是因，且為此南瞻部洲，有情眾生，造是因。佛力無盡，我願亦無盡。」

又一次體現了他的華嚴行願的發揮。

在「佛陀時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綱要」這一長篇著作中，梁啟超深刻地分析了佛出世時印度思想界混亂的形勢，引「梵動經」所說將當時印度外道歸納為六十二見，八大類。就是：（一）常見論。主張世界及自我皆常存。（二）半常半無常論。主張一切現象都一部份常存一部份變滅。（三）有邊無邊論。專討論世界有限無限之問題。（四）詭辯論。即不死矯亂論，對於一切問題都不下決定的解答，專為不可捉摸之說，故亦號捕鰻論。以上四類皆就現世立論，故謂之「本劫本見」。分屬此四類者凡十八家。（五）無因論。主張一切現象皆偶然發生，無因果關係。（六）死後有想無想論。專討論死後意識是否存在及作何狀態等種種問題。（七）斷見論。主張死後滅斷。（八）現法涅槃論。主張現在為最高理想境界。以上四類，皆就未來立論，故謂之「末劫末見」，分屬此四類者凡四十四家。在如此混亂複雜的思想形勢之中，佛教異軍突起，獨樹一幟，鶴立雞群，使六十二見黯然失色。他寫道：

「一般多以為佛教為談玄家。其實不然。釋迦是一位最注重實踐的人。……釋迦說法並不是談空說，有鬧著玩。他是一位忠實的臨床醫生，專講對

症下藥。凡一切理論『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涅槃者，一向不說』（『箭喻經』）。……釋迦唯一的目的是替眾生治病，但決不是靠聖水來治，決不是靠湯頭歌訣來治。而是以實際醫學為基礎。經過嚴密的考察、分析與批評，然後確定治病方針。不惟如此，他要把這種學識傳給病人，令他們會病前預防，病中對治、病後療養。把自己的本身的力量培養發展用來剷除自己的病根。就這一點而論，釋迦很有些像康德，一面提倡實踐哲學，一面提倡批評哲學，所以也可以名佛教為『哲學的宗教』。」

梁啟超還認為：「佛教的宇宙觀，完全以人生問題為中心。……佛教哲學的出發點，非哲學的而是科學的，非演繹的而是歸納的。」

接著，他敘述了原始佛教教理綱要，從如實知見（諸法實相）、因緣觀、十二因緣，業與輪迴，直談到三法印以及解脫、涅槃，不僅發揮恰到好處，而且如數家珍。最後他還揭示了佛教的修養方法：（一）智慧的修養。佛教是理智的宗教，在科學上有它的立場，但却不能認為它是主知主義派哲學。佛所謂智慧者，謂對於一切「世間」能為正當之價值判斷，根據這種判斷更進求向上的理想。（二）意志的修養。有消極積極兩方面：消極方面主要破除我執、制御意志。積極方面是以欲制欲（雜阿含三十五），以勇猛、精進、不退轉磨練、和激勵意志。（三）感情的修養。萬法以慈悲為本。慈謂與人同喜，悲謂與人同憂。佛以破除假我故，實現物我同體的境界。所有苦樂，悉同身受。

梁啟超在此文的最後提到「涅槃的境界」，他說：

「涅槃到底是什麼境界呢？佛每說到涅槃，總說是現法中自證知自實現。我們既未自證自現，

當然一個字也說不上來。依訓詁家所解釋，大概是絕對清涼無熱惱，絕對安定無破壞。絕對平等無差別，絕對自由無繫縛的一種境界。實相畢竟如何？我便不敢插嘴了。但我們所能知道：安住涅槃，不必定要拋離塵俗。佛在菩提樹下已經得涅槃，然而還說四十九年的法，不厭不倦，這便是涅槃與世法不相妨的絕大憑據。」

從以上所引資料可以看到，梁啟超從華嚴性海，法相識浪的大乘教義中，闡發了「發菩提心」、「行菩薩行」的義理，在宇宙人生的究竟問題上曾下過一番探索研討的功夫。他對佛學研究是實事求是的，觀點也是中肯與客觀的。這與章太炎那種反覆無常有著根本的不同。但他畢竟僅是個佛學的研究者，是學佛的同路人，沒有依教奉行與修持實踐，因此也不可能深霑法益，實現他嚮往的華嚴行願。當然更未能深入經藏，修定發慧，親證涅槃的最高境界。這是名士學佛的通病，是值得引以為訓，警惕改正的。





變則通

都說香港人善於變通！我們看一些小店舖的應時應節的擺賣便曉得，一些平日售賣供奉先人之物的紙紮舖，過年前紛紛變身，一下子紅彤彤的，都在售賣新年物品，如揮春、對聯，以及一些過年飾物；今年是豬年，更是「珠圓玉潤」掛帥，可愛的肥豬仔造型，出現在賀年物品上，真是十分應時應節！

看着這些「變身」店舖，不由得想起我們過去經常強調的所謂「獅子山精神」，勤奮、努力，生活不好過嗎？咬着牙艱拚過去，它其實也是我們學佛之人所持的生活態度，以平常心、平靜、安穩、簡約樸素地面對生活，可不是「門常開」地攤大手板，自力更生才是生活的積極態度。

修福與修道

《壇經》針對性地對世人誤解「修福與修道」而說上這一句話：「迷人修福不修道，祇言修福便是道。」

福與道，是兩個不同的修行，當然不是「對立」的，祇是一般人誤「此即是彼」而已。多做善事、多布施，這是在德福上修行，但這與道有所等同嗎？如果不在道行上認真的學習修行起來，恐怕我們的心頭依然在「迷」。

修福與修道是雙管齊下，也是相輔相成，彼此的互相精進才好。

梁武帝對此也有所迷，他對達摩說：「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達摩曰：「並無功德！」隨即也解釋了個中道理。這裡所謂「並無功德」可是一個較高層次的要求，我們一步一步地學習便好了，但從這對話，也隱隱然讓我們體會到——「祇言修福便是道」的不對。

內外不迷

對於學習佛法，有說：「很容易會出現偏差！」

何謂「偏差」？大抵是我們不覺意之故，譬如駕駛汽車，一個不留神，可能會越綫，這不留神的越綫，便是「偏差」吧？

《壇經》說：「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

這裡便提醒我們一個偏差的問題，對「於相離相」，我們不但較容易理解，也較能時加注意，但「於空離空」呢？這可就往往忽略了，而且在「離相」的同時，很容易會墮入一個「空」字，這就是偏差之故。

既能夠「離相」，也能夠「離空」，的而且確是真真正正做到內外不迷。儘管能夠達此者不容易，但也祇是不容易而已，不是沒可能，所以我們也不必為此而有所迴避，若此，也不過是為自己製造藉口而已。

念珠還是念經



一次在佛堂聽到好幾位善信在念經，她們一臉嚴肅、認真，很好！

可是，突然聽到其中一位中年婦人說：「弊啦，弊啦，我忘記了念第幾遍！」隨着又聽到另一位說：「你真係呀，失驚無神講一句，我給你嚇到也忘記念了幾遍！唉，又得從頭念過啦！」

以上的對白，我相信有些人亦會感到「似曾相識」，就因為有好些善信在念經時是誠心地、專注地數着多少遍多少遍的，一手拿着佛珠在數，一心在記着念多少遍。這叫做念經嗎？倒不如說這是在「念珠」而已。

念經在乎經文而不是在「珠」，更不必理會多少遍。如果你真的在乎念多少遍，也有一個辦法的，你試看看念一則經文要念多少時間，譬如念「心經」。你把整體念經時間再除以每則經文誦念時間，不就知道實際上念了多少遍嗎？

重要的是在念經而不是在念珠及念多少遍。

得寸進尺

星期六下午以及星期天，都是銀行休息的日子，一些街邊擺賣趁機在關了門的銀行門前擺地攤！

這些地攤，好些是舊物，亦即所謂「雜貨攤」吧？這原也沒有什麼的，讓個別小市民找些營生也未嘗不好。

這年多兩年來，眼見一個小攤檔越弄越大的，本來佔十呎八呎之地，但近日見到「鋪到滿地都是」，看上去最少也有廿多尺了，再加上一些光顧者站着或路着在揀貨，連行人道也阻塞了！

這種情形，我以為是「貪婪」之心在作祟，為何會有這種得寸進尺呢？不可以自我約束一下嗎？這也是學習之道。



香港的「文化基石」

文化人自求多福

不必再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了！事實上，香港有不少文化活動在不斷地「搬演」着。祇是，「十年如一日」地，作為政府的，不論是過去的殖民地政府，還是回歸後的今天，政府的資源對文化的投入及支持實在教人失望，就拿展覽場地來說，不但給人一個供不應求之感——申請政府場地，大多要一年半載，還得看你有沒有機會輪到或有沒有「資格」。場租動不動就是一萬幾千元的，還祇是三幾天的時間。

那種「皇帝女唔憂嫁」的態度，這叫做「支持」嗎？

本來，各地區文娛中心的展覽館，如果能夠好好善用也不失為一個好場地，特別是交通方便，很多都是在地鐵站附近的，但很可惜，主政者把眼光放在「文娛」兩字上，且多租與一些很街坊式，甚至是「興趣班」的活動上。這樣的文化活動，你教一些真正希望提升文化水平的有心人及團體如何投入？

香港的文化人，已經習慣成自然地自生自滅的存活下去，沒有辦法，祇好自力更生，自求多福！

前些日子，我看到一個場景，一位擅長寫人物素描的年輕畫人開展覽——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四樓展館舉行，他是香港畫家聯會執委。那天，香港畫家聯會的一眾執委抽出時間齊齊到來觀摩支持。這份互相扶持的態度，就是香港書畫界的「生存基石」，比之那幾場大型的「鞋油展覽」，可愛得多。



互相扶持

畫友辦展覽，大家出席支持，這是自求多福的「香港文化風景綫」。

梁啟明辦素描展（展出六百幅人物素描，不簡單），香港畫家聯會大部分執委聯袂捧場。



左起：潘淑珍、梁硯奴、陳青楓、梁啟明、陳家義、許昭奇、侯為政、林超展、黃指北及馬銓。

鄭家鎮的 漫畫與山水畫

陳青楓



國畫家、漫畫家、報人——鄭家鎮先生，逝世多年，不過他在生時頗活躍，且不但在工作上勤奮，還孜孜不倦地指導後輩。鄭先生與筆者的交往，他可謂亦師亦友，既是同行，也是書畫之友，筆者便常請教於這位溫文爾雅的前輩。我曾請他寫了一幅字，這字的內容迄今仍是我做人處世的座右銘——

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事

以入世之情顧出世心

一幌眼，這已經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

今天，鄭家鎮先生一衆弟子為他辦了一個書畫展。展覽內容很豐富，也充分地讓我們看到這位多面手的書畫前輩在好幾個環節上都給人一個實實在在的學習機會。

鄭家鎮在「華僑日報」工作期間，也同時寫了不少小品文章以及漫畫，他當年以楚子為筆名寫了一系列以社會衆生相作題材的作品，儘管是漫畫，但人物造型及畫面構圖，都流露出一派文人氣質。

鄭家鎮前輩是以「三支筆行走江湖」，乃文筆、漫畫筆以及寫傳統書畫的畫筆。他的國畫有兩個特點，我想大家在這次展覽中也很明顯地看到——

帶着漫畫筆觸的簡潔風格。你看我們這次刊出的豬，以及那一幅拉車便曉得，是以國畫的筆觸融入而不是純粹的漫畫，他這些小品國畫是何其清新可喜，他的作品帶出生活氣息。

鄭家鎮的傳統國畫，也不能把他列入「食古不化」的傳統裡，他的用筆、用色以及構圖都是洋溢着生活氣息，最少你從他的圖畫裡感受到「現代」兩字。（我一直認為，鄭先生的國畫山水，還是少了一點拉開遠近距離的感覺，前與後缺乏一點「距離感」。）

鄭家鎮先生與任真漢先生是同時代的國畫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是即使寫傳統山水畫也能帶出現代生活感。鄭的徒弟歐陽乃霽先生也好，麥正先生也好，都有同樣的特性。

麥正也是寫漫畫的，但他後來的國畫山水，寫得比漫畫出色多了。

乃霽大兄的書法，隱隱然有師承鄭先生的感覺，鄭先生後來為「中國旅遊」雜誌寫的「變體字」，很有個性。





今年是猪年，那就讓我們談談這個「猪」字。

探本尋源，我們提到這個「猪」字便會很自然地想到這個「豕」字。是的，猪本來就寫作「豕」，寫作「豚」亦可以，不過「豚」字也是「小猪」的意思。海豚，不知是不是因為樣子似可愛的小猪而命名？

從這個「豕」字的演變更可以看到我們文字寫法的變化。在甲骨文年代，這個「豕」字是寫得像一隻豎立起來的猪，很形象化的，真正正說得上是「看圖識字」了，慢慢地，圖像的形狀沒有，以綫條作簡潔的勾勒，就好像把圖像作圖案化的。一簡再簡，到了後來便簡

從豕到猪

成現在這個字形——豕，它也成了部首。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代表「猪」的「豕」字也徹底改變，變成犬字部首了。但為什麼有這樣改變呢？大抵為了寫起來方便，而且「犬」也代表了動物。用這個「犴」字作部首的動物實在太多，無論是野生動物還是家畜的，不少都是「犬」字作部首了。

再說，為何這個「家」字是這樣寫？上方是屋頂的形狀，屋下有「豕」（猪），不就是「家肥屋潤」嗎？好，祝大家猪年家肥屋潤。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三聯書局
香港灣仔柯布連道1-1A號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